

## 沪上打工少年：爱拼才会赢

“嗯，拜”。

告别之后，他转过身，朝走廊尽头走去，在酒店暗处昏黄灯光中，他十五岁的影子和稚嫩的歌声在深夜显得格外动人。

那是一首八十年代的老歌，曾风靡一时，深受人们青睐。歌名《爱拼才会赢》在当时成为众人的精神口号，二十九年过去，口号从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，在他身上，正是那些和曲中“一时失志不免怨叹，一时落魄不免胆寒”、“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”类似的词构成了他闯荡上海的所有生活，关于十五岁少年的梦想、义气、委屈和拼搏。

### 纹身

在上海 OC 兼职网上看到这条消息：“酒店传菜员 13 元一小时，非诚勿扰！鸽子<sup>1</sup>死全家！16:00 龙溪路 3 号口集合！”，拨通电话，另一头不耐烦的催促：“快点！自带三黑！<sup>2</sup>”，16:00 匆匆赶到。龙溪路万豪酒店，一家五星级酒店。

领班带我从员工通道上了三楼，穿过厨房，左转右拐再左转，再穿过一条走廊，来到一个小房间。大概三十几平米，随意散着一些衣物和架子，靠墙立了面镜子。在领班的催促下赶紧换了衣服，出了门，靠墙一站，待命。身边站了一排男的，一个人收走我们所有人的手机，警告我们：“不准给我偷吃，要是发现了，以后别想混了”。

我被分到和一个小孩一起，负责传菜。

在厨房烧好菜之前，我们被安排到一个房间坐下来。桌子上摆满了一堆又一堆刚烘干的餐巾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们一张一张地对

---

<sup>1</sup>（鸽子：意为“放鸽子”，爽约）

<sup>2</sup>（三黑：黑皮鞋、黑裤子、黑袜子）

折，三次。然后按照“五星级标准”叠好，放进框中。小孩儿动作慢得很，我问他姓名。

“一个女，一个兆。礼军，姚礼军<sup>3</sup>”，他停下了手中刚折了一半的餐巾，把手搭在桌上，转过头来盯着我。

“为什么来工作？”

“挣钱呗，还能为啥？”

“没读书了吗？”

“不想读书。”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开始传菜，这是今天工作的重心。

不愧是五星级酒店，20 多个菜，每个菜 18 份，菜品样式和设计、摆放都很有诱惑力。我俩推着餐车来来回回，小心翼翼地走着，一碰到墙壁就惹来监工的怒骂，心里不无讽刺。厨师从蒸箱里端菜时不小心打翻了一盘红烧猪蹄，经理皱了皱眉，不吭声，瞧见在旁边正咋舌的姚礼军，怒道：“快上菜！看什么看。”

厨房到走廊之间的地很滑，脚底的皮鞋不太听使唤。他朝我低声嘟囔：“我也想过回去读书？不，太累了。打死也不会回去念书，念书太累了。我对那个根本就没有兴趣，而且读书也没什么用，成绩不好就是浪费时间，还不如出来找工作，真对读书没兴趣，像我只能死记硬背，完全没用。再说我一身纹身，之前在学校经常打架，学校都认识我，不会收的。”

“纹身可以消啊？”

“疼。”

我安慰他，“去试试吧。读书好一点。”

---

<sup>3</sup> 礼军：化名。

他又补充道，“当时纹身其实是老三说的，他说‘要不我们去纹个身吧？’，也没人说啥。然后我们找了家纹身店，那纹身师攥着针头像电钻一样，吱吱吱吱吱吱的”，他笑了笑，很认真地歪着头看着我：“扎上去痛得很，但没一个人认怂，最主要的还是真的好看，而且50块一次，比上海便宜多了。我这背上还有一条龙呢。”

姚礼军在我前面，他双手往后抬，用力地拉着餐车，我在后面推。餐车高出我们个子，我们就隔着这个车箱子聊起来。

“再说，我还有几个兄弟，我们是拜过把子的。地滑得很，小心点。要转弯要转弯了，你后面再来点儿劲”。

“好！”

关于传菜就是这样，分别把冷菜、热菜、点心全都放进餐车里堆满，左转右拐再左转，送到餐厅门口，见不到其他外人。小心翼翼，又忙得晕头转向，而正是在这段不到100米距离的上千次重复中，关于“姚礼军”这个人，正一步一步向我走来。

## 兄弟

“来上海之前我们哥几个在家里结过拜，六个人说好了：‘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’，李伟哥十七，我们里边儿最大的，我们都叫他老大，‘猴子’小他一岁，我们都叫他二哥。我们说过，重要事情都得听大哥和二哥的安排。”

“就是去年，夏天。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，（从）栾城坐2个小时的公交大巴到石家庄，在那里再坐火车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，到（上海虹桥）火车站的时候是白天，很饿。”姚礼军在前面停了下来，用力把餐车调了个头，该右转进入“食品摆放处”了，他的“干兄弟们”

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在那里等着我们把菜肴运过去，他们负责给客人上菜。

“然后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饭馆，吃了碗小馄饨，我还记得顺子（他靠在已经停下来的餐车边，用另一只手拍了拍在正弯下腰从餐车里端菜出来的顺子）吃完还打算再吃一碗，大哥还说他‘不害臊’，让他留着肚子，后来我们找到一家旅馆，就那种群租房，一个房间里面有六七张床，30 块一天，便宜得很。把行李一放，就出去找工作。”顺子端着菜起身白了一眼姚礼军，向我点头示意，面带微笑从后门走进餐厅。

“里头在结婚，今天办的喜事，你不知道，死人也在五星级酒店办。这些人，有钱任性”，姚礼军掏出口袋里的瓜子儿，一边嗑一边毫不在意的说道，“死了人有什么好庆祝的，搞不懂。”

餐车一次只能放 38 盘菜，几乎每道菜都用乳白底色的陶瓷盘子装好，它们在餐车与地板的摩擦中摇晃。姚礼军让我停一下，蹲下去扶了扶歪了盖子的菜盘。

“在旅馆住了大概快有四天吧，我记得是第三天晚上，接到了一家中介公司的电话。多亏了顺子，之前看到墙上的中介广告，把电话记了下来，问了问。然后我们就和中介公司签了半年的合同。说是帮我们找活干，总共收了我們 600 块钱。当时大家都很怕被骗，大哥一拍板，决定试一次。”

“我记得当时我们六个人身上总的好像只剩下两百来块，哈哈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尴尬的笑了笑。“还好之后没出什么差错。那天晚上大家都很高兴，大哥又带我们去吃了馄饨，然后又买了包‘红塔山’，六个人分了分。顺子立了功，多抽了根儿。其实我们都挺照应

的，后来我一拿到工资，请他们几个抽了好多。”

菜已经上了一半，5道冷菜，8道热菜，算是过了重头戏，后面的要轻松一点。姚礼军说他上菜上了很久，几乎都叫不出名字。我不停地接着追问他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最开始我们跟中介老板说好，六个人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工作。老板笑我们，说我们感情好。后来我们被安排住到浦东的凌兆新村，也是群租房，二十几个人一间，环境是差了点，但是比我们在外面租的划算一半，15块一天，而且还可以烧热水。”

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头两个月，我们几乎隔三差五就发传单，旅游的、理财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广告，地铁站、火车站、南京东路、龙溪路，去了很多地方，差不多把上海都走了遍，一天能拿个100来块，但是不包吃不包住，我们就多了很多的花销嘛，发传单又太不稳定，好几个兄弟都快吃不消，觉得没意思。当初大家都以为，上海是个遍地都能捞钱的地方，只要我们努力一点，一定能赚到大钱。有好几次，我和大哥在街上发传单，很多人看到我们就躲得远远的，像见了瘟神一样，有人骂我们‘小赤佬’。”

我没接话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

“后来学聪明了，买张地铁票，进了站，等到车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冲进去，往坐着的人身上扔传单，等到要关门的时候，又赶紧往外冲，弄得像打仗一样，每一次发完（传单）就很开心，感觉终于可以回去领钱了。有一次，大哥被便衣警察抓到了，因为没有成年，警察也没怎么罚，只是说我们这些传单上的消息都是假的，什么100元就能游浙江杭州，冒用什么机构的公章，这些我们不懂，也没问过，反正对我们来说，能挣钱混口饭吃就不错了。最后记了个档案，把他

给放了。警察还让他等到 18 岁好好去找份正经工作，你说像我当时 14 岁，找什么工作去？”

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显得有些迷茫和气愤，伸出本来扶着餐车的手，侧着身朝我拍了拍自己胸脯。

“经过这件事，我和伟哥就开始动摇了，我们想要去找份稳定一点的工作，去干一番大的。我问他：‘我们几个小的会不会拖累你和二哥？’他笑笑说，都是兄弟。大哥真的挺够义气的。”

### 充场

“那天回到住的地方，等了很久顺子也没有回来，打了他很久的电话，一直关机。后来才知道他也被警察逮着了，同样地被抓，顺子搞了好久才被放出来，还对天发了誓，哈哈。”

“他出来以后，天太晚，就找了一个网吧，在那儿给了人几块钱，借了身份证开了台电脑，玩了一晚上的游戏，第二天一大早赶回来。进门就冲着我们大喊大叫，让我们赶紧起床，显得特别兴奋，我们以为他中彩票了，一下子都吓得半死，看到他活着又都很激动。听他说，他去的那个网吧，旁边有家游戏厅，在找人充场，长期的。”

姚礼军说，那个网吧和游戏厅挨着，只隔了一扇门，推开就是电玩城，而正是这个游戏厅成了他们几兄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落脚地。

菜快要上齐，旁边负责监管的经理已经不知去向，我们就等着厨房备好最后的几道汤菜、点心、水果。在这之前，已经打好米饭，用餐车运了过去。突然一下子歇下来，姚礼军拍了拍我，“走，带你抽烟去。”

他点起一支烟，靠在墙上，缓缓吐着熟练的烟圈，像在舒一口憋了很久的气，抵了抵嘴：“其实充场这一行，可以干的有很多，而且女生容易干这种工作，要男的少一点。充场就是像在人结婚的时候一样，图个人多吉利，制造气氛。像很多酒吧，KTV，还有一些公司搞活动，都差人，要假装人多，所以找人去充场。我们充场也简单，就在游戏厅里面坐着玩游戏，每天也是 100 来块钱工资，这个比发传单要好，每天都有活干，还不查身份证。而且，其实我们也能在里面用钱玩。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挣一点额外的奖金。不过毕竟这也算是赌博吧，有输有赢，算起来也就挣包烟钱。”

“白天游戏厅，晚上就待网吧。网吧里面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，没钱就躲在网吧，睡觉。十块到二十块钱就可以包夜，上海大多数房子不透光，待在里面的时候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晚上。我看到过有人在网吧过夜，手机和密码行李箱都被偷了，哭得死去活来的，被网管撵了出去。我倒是没有丢过东西，还倒捡到过一部三星手机，后来卖了出去，五百块。记得最惨的一次是，网吧里面有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，睡在里头，应该是之前和人打架，受了伤。第二天死了。但有人说那人是被饿死的，谁知道呢？反正我们这一行的，死不死的都没什么区别。”

他光顾着说话，还没抽到一半，烟已经熄了。他朝地上吐了口唾沫，用脚擦了擦。然后从裤兜掏出打火机重新把烟点上，这是另一个湖南人送给他的“白鲨”烟，他用力地吸了一口，又缓缓地吐。

“后来圈里面的人，包括我们都开始自称为‘瘫痪’，就是颓废的意思。‘瘫痪’是圈内的说法，像网吧里的网管，见了我们都会叫‘快出去，瘫痪……’然后说一些上海话，听不懂。”

说到这里，本来低沉的气氛突然被他的笑声打破，他有些尴尬的笑，眼睛盯着我，像是在跟我求证什么。我继续追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网管每天在天亮的时候就会赶走过夜的人、“堕落的人”，可能觉得四仰八叉地躺在那儿，影响网吧生意。其实大清早的，也不会有什么生意。倒是，待久了，也觉得网吧脏得很，哈哈，到处都油兮兮的。”

“这就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地方，可时间长了，怎么说，总有种不劳而获的感觉，我们都还很年轻，好像也和之前出来的想的不太一样，我们还是希望闯出一点儿啥。”

## 告别

厨房和员工厕所隔得不远，听见一声：“打饭的呢？”他赶紧扔掉烟蒂，我跟着他一路小跑，回到厨房。被问起来，他说：“实在憋不住了，去了趟厕所。”

有趣的是，不管之前领班再怎么恶狠狠地警告“不能偷吃。”大伙都还是照吃不误。用姚礼军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连那些保洁阿姨都忍不住偷吃”，正说着，他赶紧往我手上塞了一颗豆子一样的东西，说：“快。给。”

最后几样点心，还有一个十几层的大蛋糕，一些水果。“今天算结束早的了”，他扭了扭腰，伸了伸胳膊，叫到：“哎，困了困了。”

“后来这半年，我们就在酒店里干，每个小时 12 块，一周结一次，反正包吃包住，也还凑合。至于吃的，每个酒店的吃的不一样，像在香格里拉酒店，我们的吃得就会好一点，但是在万豪酒店，每天都一样的两个饭菜，粉条、白菜，有时候真觉得像喂猪的，有什么



办法呢？”他瘪着嘴，然后笑着放低声音跟我说，“反正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。”

大概到凌晨 2 点，等客人走光，收拾了餐厅，准备好次日用具，终于收工。

和姚礼军在抬一张大理石桌子的时候，他抬不动，一屁股跌在地上，旁边的经理笑着骂：“干个屁哦，一张桌子都抬不动。”

“他才 15 岁呢。”我试探地回答他。

“才 15 岁？这么小就出来打工？”经理毫不知情，然后谈起自己当年从部队退伍打工的往事，十分后悔，劝姚礼军“还是多读点书好”。

姚礼军连声答是，我后来问他，“对了，你这么小，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工作都是中介找的，只要有身份证就可以工作。”他跟我说，“他们差人嘛，也没办法，一般都不看（年龄）的，管你是谁。”

准备回去的时候，姚礼军忍不住唱了两首歌，说那是他最喜欢的歌，一首是陈百潭作词的《爱拼才会赢》，另一首是李丽芬演唱的《得意的笑》，他肩上搭了张毛巾，一摇一晃地在我前面走，一边唱着：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/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/名和利啊过眼而去/最终不过兄弟情义/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/好好坏坏都靠自己/爱与恨哪一笑而去/平平淡淡才是福气.....

后来我跟他告别，“我得走了”，他满脸不解的看着我。我说：“我还是学生，出来兼职的，我得走了。”他看着我，没说什么。隔了很久，他挥了挥肩上的毛巾，笑着说，“嗯，拜。”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人名均为化名，仅为课程作业）